論語手劄

一二三

論語手劄卷之一

學而時習節

學受教也習肄業也時習以時習之也說心快也〔皇云懷抱欣暢〕兌卦上開夬卦亦然悅快義相近也〔兌卦象傳云說以先民〕時習者時時習之也〔朱子云〕學晨省昏定便自是日習晨省昏定學日乾夕惕便自是日習日乾夕惕學祭禮習祭禮學鄉禮習鄉禮〔飲射投壺等〕學樂習樂〔月令云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學誦習誦學射御習射御〔月令云孟冬習射御〕學書數習書數皆所以肄業也學所以知也習所以行也學而

時習者知行兼進也後世之學學而不習所以無可悅
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節

道者人所由行也仁者二人相與也事親孝爲仁父與子
二人也事兄悌爲仁兄與弟二人也事君忠爲仁君與
臣二人也牧民慈爲仁牧與民二人也以至夫婦朋友
凡二人之間盡其道者皆仁也然孝弟爲之根

巧言令色節

巧言令色不是罪惡特聖人觀人每見巧言令色者其人
多不能仁故第言鮮矣然春秋傳師曠善諫叔向引詩

巧言如流以美之大雅美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巧言令色有時乎有好人辭矣二字眞是稱停語若云絶無則違於實矣孔子他日又曰巧言亂德此惡言之巧也表記曰辭欲巧此善言之巧也巧言有善有惡況令色乎此只是觀人之法太宰純謂當與剛毅木訥近仁參看其言良是

弟子入則孝節

汎之訓廣古無可據且廣愛衆非弟子之所能孔子謂於凡人當汎汎然愛之於仁者當切切然親之純云汎愛衆順德之事也親仁求薰陶之益也非欲廣愛而遍覆也○又按夫子之言雖

先行後文然上五事皆非力役之可充工課者行之綽有餘力以其餘力悉以學文則文不可勝用也先儒因此過斥文藝非夫子之本意也故朱子深戒之

賢賢易色節

保曰若欲尊重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駁曰非也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爲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僞爲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徐氏筆精云色指禮貌而言其次避色亦指禮貌衰也○亦非也○徐奮鵬云好色是人心好賢是道心人心每用得眞而道心反冷淡易色則若

轉人心爲道心用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節

說文云憚忌也難也汲黯以嚴見憚亦忌之難之之意非謂武帝恐畏汲黯也人於改過亦安有所畏乎憚改則其情似吝故曰改過不吝徐玄扈云過之日長皆由一點憚心

愼終追遠節

孔曰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朱子曰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〇駁曰孔說非也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檀弓文此是愼終之義哭泣

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大戴禮曾子曰父死二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曾子本孝篇

禮之用和爲貴節

純曰儒行云禮之以和爲貴正與此同句法用字爲句非也○駁曰非也禮器曰禮以多爲貴禮以少爲貴儒行句法與此同也豈以是並疑此句乎體用之說雖出釋氏吾家未嘗不言用易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洪範曰敬用五事協用五紀禮之言用豈有謬乎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史記外戚世家曰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既

有據矣又何疑乎

小大以位言書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微子篇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魯頌文故梅賾作書猶云小大戰戰罔不懼乎非辜此云小大由之謂上下通行也聘禮有餼覲禮有饗祭禮有旅酬鄉禮必飲酒上下諸禮無一而非和為貴也若以為小事大事則由之二字不妥帖

信近於義節

恭未必盡合於禮然謂之近於禮者以其能遠耻辱也信未必盡合於義然謂之近於義者以其能言可復也能此二者而又能不失其六親之和則其為人也亦可以

宗仰而爲表準也上二節之義舊說必不可易

詩云如切如磋節

邢曰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駁曰非也此本爾雅釋器文毛萇亦引之然骨不能無磋象不能無切玉不磨雖琢無用石不琢欲磨不得爾雅一物一名本是謬義精麤之義始發於朱子其見度越千古若非精麤之喩則此經問答泊然無味終不可解

爲政以德譬如北辰節

德者直心也字義然身先孝弟率天下以仁者也子曰道之以德有恥且格○北辰即北極天之樞也以無星點故

謂之辰也南極亦天樞不言南極者夫子生於中國北極出地南極所不見也居其所謂北極一點正當子午線眞南北之位也○共者同也北辰居正斡旋天樞而衆星隨轉與北辰同運故曰共之也王制云與衆共之○政者上之所以正民正己而後物正隨教化而同轉民遷善故

以北辰喩之

清淨無爲卽漢儒黃老之學晉代清虛之談亂天下壞萬物異端邪術之尤甚者也文帝用此道釀成七國之亂惠帝崇此術名致五胡之禍曾謂吾家大聖亦以無爲爲法乎夫無爲則無政夫子明云爲政儒者乃云無爲

可乎不可乎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衛靈公此謂舜得二十二人各授以
職天下以治當此之時惟當恭己南面所以極言人國
之不可不得人而贊歎歆羨之意溢於辭表其言抑揚
頓挫令人鼓舞後之儒者誤讀此文遂謂堯舜之治主
於無爲於是以賈誼爲喜事以汲黯爲知道以魏相丙
吉爲大臣而庸陋蔑劣之徒尸位竊祿務持大體以文
其短使萬機百度腐爛頹隳莫之振起皆此毒中之也
嗚呼豈不悲哉余觀奮發事功莫如堯舜五載一巡比
年受朝詢事考言天下既紛紛矣重之以鑿山瀹水濬

眣疏濬立教明刑制禮作樂誅凶退佞以至上下草木鳥獸莫不擇人授任計功責成共用心用力可謂健矣孔子親定典謨明和此事安得誣之曰無爲哉凡言無爲而治者皆異端邪說非吾家之言也然且北辰本無星點故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邵康節云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旣無星點其移與不移本無可論若云中宮泰一是爲北辰則其圜雖小日夜旋轉不恆其居曷謂泰一有常居乎（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不可無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極星亦動只他近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樁子極星便是近樁點子雖隨盤轉緣近樁子便得不覺○沈存中云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

在管弦上轉漢儒誤解此經遂以中宮泰一封爲天皇大帝其注郊柴諸祭皆以皇天上帝號之曰泰一神侮慢瀆亂不可復言而三公六官羽衛藩臣碧落之上闕一朝廷指云衆星環拱北極皆以此經衆星共之一語戴之爲本豈不謬哉聖人設喻無不親切若云端拱無爲譬如北辰則猶之可也今爲政以德明明有爲安得以泰一之常居不動眼之爲譬乎總之政也者正也聖人所操約故重言復言總只一貫究其歸趣無不沕合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所謂爲政以德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

率以正孰敢不正此謂正己而物正也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哀公問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爲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孟子曰一正君而天下正矣董子曰正君心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皆是此說矣獨於此別以不移無爲爲政之法乎居其所者正子午之線也北極正子午之線斡旋天樞而滿天諸星與之同轉無一星之敢逆無一星之或後此所謂衆星共之也人君居正爲政以德而百官萬民罔不率從與之同和

正與北辰衆星之事如合符契取譬之意顧不在是乎環拱何謂也○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正與居其所而無爲者相反何夫子論政若是其無恆乎謬矣

許石城云說者泥注無爲二字遂謂爲政二字純落空不幾柱下漆園之致乎○蘇紫溪云德是修身爲本也身正而天下國家皆正故譬如北辰居所而衆星共不必添無爲意○方孟旋云北辰之譬謂其建極何有無爲民歸的說話○郎端簡云傳注增了無爲一語添得文人學士許多障碍○毛大可云案晉書武帝作耕籍詔有云朕息与萬國以無爲爲政此一語實當時儒臣

變亂儒說參易聖經大啓惠帝荒政及淸談虛無神州陸沉之漸○案明儒之論已如此矣

潘岳籍田賦曰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共作拱）○駁曰非也共不可作拱然且拱者斂手也（徐鉉云兩手大指相拄也）玉藻云垂拱檀弓云右拱左傳云拱璧孟子云拱把之桐梓秦繆公云爾墓之木拱矣（僖三十二年）皆是斂手沓手之義環拱者六書家之所未聞也衆星環拱北辰將何爲哉（集注云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

詩三百一言以蔽節

思無邪者謂作詩之人其心志所發無邪僻也若以其歸

趣功用謂之無邪則思一字不可訓也司馬遷謂三百篇皆聖賢所作此有承之言也然故孔子刪而正之以爲聖經若作詩者原是淫邪之人何得其言名之曰聖經必不然矣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節

包曰德謂道德○駁曰非也道德何物今人認德字元不清楚讀聖經遇德字茫然不知爲何物第以淳厚渾朴不辨清濁者爲有德意欲以此箇氣象坐理天下庶幾萬物自然歸化而當局臨事不知從何處著手豈不迂哉此天下所以日腐爛而莫之新也德者篤於人倫之

名孝弟慈是己禮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及至治國平天下章乃以孝弟慈爲本孝弟慈非明
德乎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峻德非孝弟乎孝經
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至德非孝弟乎先王之
道身先孝弟以率天下此之謂道之以德德非模糊漫
漶之物也然道之以德亦用刑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
刑呂刑文謂先敎五典而其不率敎者折之以刑也周禮
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其目則不孝不弟不睦不婣
之類也康誥以不孝不友爲元惡大憝刑茲無赦斯皆
道之以德不在刑法中論

格之爲字首見于堯典格于上下者謂上感天心下感民心也梅氏之註訓格爲至則須連上先字乃成文也有耻且格若訓爲至則亦必增於善二字乃得成文恐未如直訓孚感之爲簡捷也大抵免者外面之苟免也格者中心之孚格也今必以有耻爲觀感而訓格爲至則語脉上重而下輕頓減精神恐不然也蔡注説命云功格于皇天亦必

添一功字

禮記緇衣篇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鄭玄云假來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節

道心爲之主而人心聽命則從心所欲爲從道心之所欲故不踰矩也若衆人從心所欲則爲從人心之所欲故陷於惡也（曲禮云欲不可從）矩正方之器（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者）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駁曰非也其言誰之言也必於孔子之上更有神聖大人賢於孔子然後可曰孔子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未知孔子同時有此人否若云聽衆人之言知其微旨則衆人所言本無精微蘊奧何必六十始知其旨若云聖人聲入心通忽聞滄浪之

歌即悟自取之義云陳氏則子貢聞貧樂富禮之説即悟
切磋琢磨之義未嘗非耳順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少
年也子貢少年耳順孔子企而及之豈可通乎知天命
者達天德也其級至高而所謂耳順又在其上耳順豈
易言哉毀譽榮辱之來凡逆耳之言不能不拂其心若
淡和天命渾融純熟則毀譽榮辱無可以動其心者無
可以動其心則無可以逆其耳此之謂耳順也後世言
聖人者皆推而尊之爲神異恍忽之人邈然不可見其
所成者爲何事聖人則固尊矣神矣於我了無分矣慕
聖何爲此聖人之所以不作而道之所以終晦也噫

孟懿子問孝節

保曰言行孝者每事順從無所違逆也〇駁曰非也事父母有幾諫之義安得每事皆從無違之義樊遲問之孔子答之一問一答了然明白猶有異說紛然更起不亦難乎

齊氏曰昭二十四年孟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學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名還之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歿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悉如孔子所教則僖子之心慰矣毛云僖子令何忌學禮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幾諫章曰又敬不違〇駁

曰非也無違非不違親命也夫僖子命何忌使之學禮而何忌不遵父命不肯學禮則其答懿子之問曰不違親命可也及樊遲質問之時答之曰生事死祭必無是也必將曰孟僖子使孟孫學禮於我孟孫不遵其命故我告之如是今也不然內含其不遵父命之罪外拈其宜遵父命之理答之以生事死祭非深文乎懿子當時元不學禮則是自絶于孔子也絶孔子三十餘年忽來問孝有是理乎無違二字孔子自言自注不必枉生猜疑自作啞謎也

孟武伯問孝節

馬曰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邢云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貽憂於父母○馬說固善然人子者不謹其身或沈於酒色傷於風露以生疾病以貽父母之憂者多矣朱子新說未嘗不通後儒力加非毀妄矣

子游問孝節

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邢云犬馬皆能養人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養而不敬無以自別於犬馬也祭義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何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駁曰非也徐仲山曰

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能者之也奇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事之
常幾見有人而不能餵畜者乎

坊記曰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別〇按小人
謂氓隸也君子謂貴人也小人對犬馬君子對人子文
例正與此經同

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
可能也安爲難見祭義〇案此本曾子大孝篇文大戴禮

子夏問孝節

饌陳列也凡長幼同會有事則卑幼者例服其勞有酒食
則尊長所食例先陳設此鄉黨之恆禮也子事父母當

於恆禮之外別有婉容愉色若但用長幼之恆禮則曾
是以爲孝乎曾詞之舒也說文云
馬曰先生謂父兄○駁曰非也夫子之言明明以父母別
於先生而親子別於弟子欲於長幼恆禮之外別求其
婉容愉色先儒乃以父兄當先生則其言晦彩極矣世
有親父而名之曰先生親子而名之曰弟子者乎
馬曰饌飲食也○駁曰非也士冠禮曰箋饌于西塾士昏
禮曰醓醬饌于房中儀禮諸篇凡言饌者皆陳列之義
今訓飲食可乎
溫故知新節

可以爲師謂師之爲職頗可爲也舊學既冷今以教人之故得溫故而知新非益我之事乎人可以爲師矣何曰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人師邢云溫故知新則可爲人師◯駁曰非也有司徹乃燅尸俎之注曰古文燅皆作尋謂孔壁儀禮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又鄭特牲腥爓之注云爓或作燖殊非紬繹之義也◯又按師道甚廣不可但以溫故一事許之爲師邢疏插一則字其義非也舊學既冷每以誨人之故得溫故而知新孔子利此而爲言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節

子游問孝告之以敬則程子曰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問孝告之以色則程子曰子夏少溫潤之色子貢問君子告之以先行其言則范氏曰子貢之患在於易言雖箴砭之言本欲中病然既無明驗恐難質言審如是也顏淵問仁而告之以克己顏子爲不能克己之人原憲問恥而告之以無道原憲爲仕於亂邦之人將顏子之不遠復原思之貧而樂皆過實之言乎子路問政而告之以無倦子路問事君而告之以犯顏夫子路有兼人之勇以之爲政惟恐其過於奮發以之事君惟恐其過於敢諫而夫子不惟不攻其病又從而勉其所有餘

將病不添乎諸如此類恐不必一槩論也

學而不思則罔節

學謂徵之於載籍（義見下）思謂研之於自心（推究之）罔受欺也（孟子云君子難罔以非其道）殆危也不究本末而輕信古書則或隨於誣罔（皇疏云誣罔聖人之道）不稽古先而輕信自心則所知者危殆（其邪正是非未可定故危也）二者不可偏廢也〇漢儒注經以考古爲法而明辨不足故讖緯邪說未免俱收此學而不思之弊也後儒說經以窮理爲主而考據或疎故制度名物有時違舛此思而不學之咎也

攻乎異端節

范曰攻專治也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端者緒也揚子方言云緒南楚或曰端異端謂不纘先王之緒者也魯頌云纘太王之緒百家衆技凡不在性命之學經傳之教者皆異端雖或有補於民生日用者若專治此事斯亦有害於君子之學也非謂揚墨佛老之類也已語辭

邢曰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偘云異端謂雜書異端之書或秕糠堯舜戕毀仁義何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駁曰非也孔子之時老莊楊墨未立門戶眞西山云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非如後世三教鼎立出奴入主則孔子所指非謂是也若此異端爲今之所謂異端則治此事者

爲亂賊不可但曰斯害也已擊此道者爲儒宗不可謂
之斯害也已二者無所當矣斯害也已者輕輕說也輕
輕禁之非大聲疾言以禁之也異端豈今之所謂異端
乎樊遲請學稼孔子斥之爲小人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對曰軍旅之事未嘗學夫兵農之學亦經世之實務君
子不可以不知然學者專治此事其於身心性命之學
終有些害此夫子所以輕輕說弊欲其旁通不欲其專
治也所謂異端不過如斯
攻之爲專治其在考工記原有確據楊墨之無父無君老
佛之慢天侮聖罪大惡極神人所憤豈待專治而後有

害異端之非今之異端明矣

【引證】韓詩外傳云序異端使不相悖○家語辨政篇云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明吳嘉謨所注家語本作豈爲政之道在於多端乎○晉書杜預傳云預奏曰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心志也○范甯穀梁傳序云釋穀梁傳者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任昉作王儉

集序云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劉勰文心雕龍序云周公設辨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按此諸文漢晉先儒不以異端爲揚墨佛老之類

舉直措諸枉節

舉擡也（高舉之）錯安置也（奠器於地也儀禮云豆錯俎錯）直謂正人也枉謂不賢者也諸語辭賢者在上不賢者在下則舉直而錯於枉也不賢者在上賢者在下則舉枉而錯於直也譬如施檠以正物檠直而物枉則可以正之檠枉而物直則不可以正之也

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邢云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廢置）

諸正直之人則民不服〇駁曰非也錯者器物之奠地也訓置則可訓廢置何據乎諸者語辭易曰藉用白茅孔子曰苟錯諸地則可矣錯諸地錯諸枉同一文法今也訓諸爲衆可乎〇王應麟考異云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二諸字又見琅瑘代醉篇

顏淵篇云樊遲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繫辭云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〇樂記云禮樂

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案錯者錯其所舉也諸家以舉錯二字爲對文非矣

子奚不爲政節

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又云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駁曰非也爲政者手執政柄之謂春秋傳多言爲政如曰趙宣子爲政(宣元年)曰我死子必爲政(昭二十年)鄭子產事卿大夫非一人而爲政者必上卿之長者一人而已由是推之凡主事者皆謂之爲政如左氏傳所謂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宣二年)是也若仕者皆得爲政是亂其國也(已上紕之言)備位之仕亦各有政故書曰施於有政蓋以

爲政有政天淵不侔故孔子自居有政以當爲政若以備位之仕皆名爲政則孔子未嘗不有政或人不當以不爲政問之也有政者猶書所云有位有土明亦任職居官之名集注以爲一家之政恐不然也

大車無輗節

車與牛本是二物其體各別不相聯接惟以輗軏固結而聯接之然後車與牛爲一體牛行而車亦行所以喻信也我与人本是二人不以信固結之則亦無以行東陽許氏云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己与人接處此喻最切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節

孔曰文質禮變　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
三統邢云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駁曰非也夏尚忠殷尚
質周尚文本出於董仲舒春秋繁露漢書杜欽傳云殷因於夏尚質周因
於殷尚文又云漢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而文質遞變之說已起於伏生
書大傳白虎通云王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陽極則陰受陰極則陽受明一陽一陰不
能繼也漢儒論三代之治率以是為話柄然其說自相矛
盾不可究詰忠也者渾融誠確之名朱子云其為質無以
上矣殷何不變之以文而疊承之以質也一文一質已
不驗矣聖王之得天下也惟求第一等道理可以久行
而無弊者為之垂法而已不顧吾之利害惟一文一質

膠守定例如一晝一夜之不得移易有是理乎夫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斯不獨聖人知之夫人之所能知也何湯與武王獨不知此立國垂法或則尚質或則尚文有若屈到之芰曾晳之棗不覺嗜慾之偏勝乎漢儒謂周道文勝當矯之以質於是毀禮廢樂一遵秦轍使堯舜三王之治不復於斯世皆文質之說有以誤之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篇八佾孔子不以文爲病確言從周何漢儒獨以是病之也周人之禮斟酌二代損益修潤傳之百世行之無弊故孔子論王道則曰吾從周論來世則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霞之起滅則明日之事猶不可知況於百世乎

非其鬼而祭之諂節

天神地示人鬼其名雖別字得相通故神字從示中庸贊鬼神之德明指郊禮則天神有時乎稱鬼周禮五祀明屬地示而晉語史嚚之言乃以蓐收謂之天神魏獻子以蓐收爲五祀之神楚辭九歌有山鬼關尹子有土鬼魑魅魍魎本是山林之怪而字皆從鬼即孔子敬鬼神而遠之不應祖考亦在所遠鄭公偏執大宗伯一文以注此經原屬拗曲乃蕭山從而實之豈不謬哉甯武狐突皆云神不歆非類然魯展禽之言曰有虞氏郊堯見魯語祭法云有

虞氏郊嚳而宗堯周禮並祀五帝（堯嚳之於虞人五帝之於周人非祖考）殷湯以前祀柱爲稷殷湯以後祀棄爲稷歷世不變至今遵之豈必祖考而後乃在祀典重該修熙少皞之四叔也黎與句龍顓頊共工之子也列爲五祀三代共之（見昭二十九年魏獻子之言）若非其祖考而不敢祭鬼則三代聖王皆諂矣甯武狐突之言蓋謂無功無德不在祀典非族非類無所感召則不可以祀之也豈謂非祖不祭如鄭公之義哉總之王公大夫各有祭典祭典所許是其鬼也祭典所禁非其鬼也集注何可易矣

論語手箚卷之二

季氏八佾節

馬曰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毛曰予作大小宗通繹得解此書蓋魯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爲文王之宗禮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見大傳因立文王廟于魯見史記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見左傳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三桓爲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

爲宗御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公一廟漢儒不解有謂
公廟設于私家者郊特牲此正三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
幷桓出故稱三家之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稱季氏
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
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駁曰毛說半是
半非也其云三家之僭由於祭桓可也其云魯公之僭
由祭文王未必然也蕭山於大小宗之學自以爲發前
人之所未發而稽之經典左乖右舛一不相合其言曰
慶父叔牙妾出故季雖長而不得爲大宗季友嫡出故
序雖末而得爲大宗爲三家之所共宗其言似是實則

非也大傳曰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此謂公子雖有多人各自爲宗不相統攝故公子之子公子之孫得以其後公子者奉之爲宗而當公子之身貴不相降無可爲宗故曰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特因鄭玄誤注大傳此義不明詳見余禮箋然不必據經直以事理推究之亦其說立破何也公子有三人其一嫡二庶如三桓者立其嫡爲大宗如蕭山之說可也若三人皆庶則孰爲大宗其將曰立長乎則庶固有大宗者矣禮曰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先儒謂小宗無後當絶則孟孫叔孫皆無後當絶仲嬰齊叔孫豹又何爲紛然立後乎庶固

有大宗者矣何況天子之子各受其封各自爲國立一大宗使自統率則凡諸侯多小宗也國君猶不得爲大宗有是理乎且其說有必不可通者周旣以周公爲適子立之爲大宗及至隱公之世妾子承統蔡衛曹滕其肯尊之爲大宗乎魯以季友爲適子立之爲大宗及至悼世子之世季孫叔之庶子統妾子承統孟孫叔孫其肯尊之爲大宗乎貴嫡賤庶旣若是其已甚則庶之承嫡猶奉爲宗無是理矣滕人曰吾宗國魯先君見孟子蕭山據此謂諸姬以魯爲宗然同姓之國皆稱爲宗故滕辭爭長公使羽父請曰宗盟異姓爲後隱十一同姓之盟謂之宗

周之

盟則同姓之國豈非宗國乎晉語毋之僑以處為宗國至於出王之廟國國有之故衛莊公禱于祖曰敢昭告于皇祖文王見晉語衛亦有文王廟矣鄭祭厲王夔祀鬻熊僖廿六鄫祭夏相僖三十一豈必此輩盡屬嫡出天子之子雖不分封但有采邑祭其出王故周禮都宗人祭其祖王致福于國鄭注云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祖王者出王也何必嫡出而後方立出王之廟乎至漢猶有此義漢法諸侯王各於其國立出帝廟見漢書其非嫡出者未嘗禁也蔡衛曹滕既宗大周退又宗魯則是二天子也孟孫叔孫既宗公室又宗季氏則是二國君也亂天下者非此法乎

三桓之家各有桓廟皆以雍徹有是理乎特以季氏之僭甲於三家既以雍徹又八其佾故孔子先誅其所獨後譏其所同今乃以季氏爲三家三家爲季氏混同汩亂無所區別可乎然所謂佾舞雍徹又非特祭桓用之仲慶叔牙季友之祭亦皆用之故孔子之言慘怛如此若惟祭桓用之則三家之罪無所浮於魯君矣孔子之義本諱國惡焉敢曰是可忍孰不可忍成王令魯祭周公以天子之禮故魯人於其羣公之廟僭用八佾羣公之廟僭用八佾故季氏於桓公之廟亦用八佾而遂以是舞舞於季友之庭蕭山之說豈不半是而半非乎其

云三家之僭由祭出公可也其云魯邦之僭由祭文王
非也
邢云經但云季氏焉知是桓子者以孔子与桓子同時(
駁曰非也季氏之僭不自桓子始也昭二十五年左傳
云秋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舞於公者只二人其衆萬於季氏
舞工皆往季氏家子家駒之論八佾亦在是年昭公之孫于齊
亦在是年孔子亦於是年適齊當是年者季平子也卽季孫意如孔子
之歎明在是年豈可以桓子當之乎桓子卽平子之子季孫斯
魯衆仲之言曰舞者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隱五年不以八
列無以應八音故六者六八也四者四八也二者二八

也鄭人以女樂二八賂晉侯非其驗乎招魂賦云二八侍宿射遞代些又云二八齊容起鄭舞些二二四八何以舞矣

三家者以雍徹節

毛曰季氏是宗卿爲大宗所自出亦立桓公一廟名出公廟遂于祭桓公時亦歌此詩盖但知祭所自出而不知所出之有不同也又云慶父叔牙一酖一縊皆季友一人所爲季文季武何人肯以成季与共仲僖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驳曰非也若三家共一廟以奉桓公則謂其廟曰三家之堂猶之可也先敍其事曰三家者以雍徹非文例也且佾舞雍徹其事相同而於佾

則專責季氏於雍則並舉三家筆法乎變例乎斯皆求其說而不得胡乃堅執乖拗之論重言複說不知止乎始云妾子不得立出公廟猶恐其說之不立終又云慶父叔牙一酖一縊不得有廟（見毛氏他說）此又麤豪強辭非多學人之言也據左傳成季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莊末年）閔公既弒共仲乃縊然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畧其罪不書殺慶父子孫終為孟氏（閔二年孔疏）故公孫敖得嗣為世卿（即穆伯）公孫敖既卒魯人立文伯（公孫敖之子穀）傳于惠叔（文伯之弟難）以傳于仲孫蔑

文十四兩家子孫嗣位世爵繩繩不絕具在史册夫惟慶父叔牙有廟有家而後孟孫叔孫得爲世卿今乃曰一酖一縊不得立廟可乎公孫敖之歸葬也魯固不許以卿禮葬矣孟孫之以雍徹也亦豈必魯人許之乎毛云卿禮且不許許其作天子祭耶斯皆無理雜話不足辨也若惟桓公之祭纔以雍徹而慶父叔牙季友之祭不敢用之則雖亦竊禮而不中孔子必不至譏罵如此

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案公族之祭出公不獨三桓然也孔悝有出公之祏見左傳子期有平王之祀

祭出王也見楚語人皆然也魯有周廟而疑三家之有桓廟可乎郊特牲非信文也

成王令以天子之禮祭周公未嘗以天子之禮賜魯邦呂氏春秋云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樂于周周平王使史角往賜之楊升菴作魯之郊禘辯其言明核不可易也見余春秋說○又按無知妄作者愚夫愚婦之謂也三家之罪豈可曰無知妄作乎孔子之言慘怛嚴峻無所恕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節

仁者人倫之成德仁爲之本而禮樂由之以生儒行云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不仁則其本亾矣孟子以孝弟爲仁義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

之實樂斯二者柰此禮樂何○仁者忠孝之成名禮自履此而
生樂自樂此而生仁爲之質而禮樂爲之文也曾子曰仁者仁
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如季氏者躬蹈不仁猶欲行
禮而奏樂以成其文而可得乎謂旅泰山舞佾歌雍類如此何者
末如之何也謂不仁者之於禮樂雖欲襲而取之末如
之何也文例如桓魋其如予何

林放問禮之本節

禮本何爲而作也民生有欲不以禮節之則奢侈亾度故
權於奢儉之中爲之禮邪淫之人朝死而夕忘之故權
於易戚之中爲之喪禮使不肖者企而及之過儉過戚雖亦不中

制禮者之本意在此而不在彼也故曰得中則大善如不得中寧儉寧戚○林放問禮亦以三家僭禮而發蓋佾舞雍徹皆禮也三家惟知盛禮以尊祖不知制禮之本意此林放之所以問也季氏之佾舞雍徹皆由於不能抑奢此孔子之所以答也附言喪禮者以此喻彼非雙言之也

奢與易未必為文儉與戚未必為質惟制禮者之本意憂在奢易而不在儉戚故夫子明之且林放問禮之本非問禮之質也況周之方衰禮壞樂崩憂在文滅不在文勝又從而抑其文則文無遺矣豈聖人之志乎

易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案過乎哀過乎儉未嘗非過是故曰與曰寧寧也者執兩非而擇其輕之辭

夷狄之有君節

夷狄謂用夷狄之道也諸夏謂用諸夏之法也君不君臣不臣是亦夷狄而已安於夷狄而苟保君位不若遵先王之法修華夏之禮而不保其君位也昭公二十五年祭于襄公舞列不備只二人而舞工盡赴季氏以舞大武衆萬于季氏昭公怒欲誅季氏議於子家駒事敗公奔齊見左傳孔子亦適齊見史記魯遂無君國人皆咎昭公孔子明其不

然曰与其君不君臣不臣安於夷狄而苟保君位不若誅亂討賊以修諸夏之法而失其君位也其在國人与其安此賊而有君及不若明此義而無君也〇是篇自首章至此章以及下章皆孔子在齊論季氏之罪者

邢曰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〇駁曰非也孔子欲居九夷夷狄非其所賤況罪累不明而無故斥之曰汝之有君不如我之亡君豈有味之言乎周召共和此是千百年僅一有之事孔子據此以自多有是理乎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

○案史記云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不如者抑此美而美彼醜之辭也古人云不義之富貴不如守道之貧賤此經文例正亦如此若云夷狄之美勝於諸夏之醜則不應以不如爲言

季氏旅於泰山節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者言季氏視泰山太輕也純云謂者季氏謂也

○案旅亦禮也有事而旅於山其志欲行禮也僭其君而行其禮豈制禮之本意乎林放於禮猶求其本泰山之神反不如乎周禮大宗伯云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

四坐是時魯邦別無大故（孔子仕季氏在定公十年以後）惟墮費逐不狃係季氏家大事豈足以旅于望乎大非禮也

君子無所爭也節

下謂不勝也凡軍事勝曰下之（樂毅傳云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項羽本紀云外黄未下）射禮不勝者飲酒是下而飲也爭者讓之反今升而讓其階飲而讓其爵君子之爭也（馬云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邢云飲爵之時揖讓升降）○保曰射儀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既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駁曰非也七字一句詞不成文（升降之謂升下亦無文例）○又按射禮有

升而飲無降而飲則下而飲非降而飲也變降言下亦無是理

射禮投壺禮凡勝飲不勝本是奉養不是罰責故飲者奉觴曰賜灌勝者跪請曰敬養其意若曰射之不中恐有疾病以此酒奉養也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賓筵詩此之謂也勝者方奉養之不暇遑云罰乎周禮春官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觵其不敬者此方是罰爵詩云兕觥其觩周頌絲衣文鄭箋謂之罰爵古之王者與君臣燕飲陳其兕觵以警失禮者然且罰爵未嘗飲之於堂下故晉平公飲酒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

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見檀弓罰爵之必升
飲如是也惟鄭注鄉射禮其卒觶受觶之節有罰爵二
字此謬誤之甚者何足爲據

子夏問巧笑倩節

姿色本美故巧笑美目皆成華采若素地以爲絢也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
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〇駁曰
非也此是鄭本來謬義旣誤考工又誤此經朱子是改
是正而鄭注之誤未及辯破今淺學小儒乃以考工鄭
注奉之爲經以擊朱子之說不亦妄乎

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節青与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与黑謂之黼黑与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節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〇鄭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污也〇案素功者今之所謂粉本也毎見畫工將施青赤美采必先作粉地然後乃用丹碧古今不能異也考工記白采曰白素功曰素兩相分別字法不混鄭乃以素功爲白采非誤註乎畫工之畏漬污最在青赤盖以其色彌鮮者其惜彌切也今有入教畫工以繪畫之事曰先青赤而後粉白未有不投觚擲筆而去者鄭注而可宗乎

夏禮吾能言之節

能言明世無能言之者孔子博學故能言之然無徵不信若使杞宋有文有獻則必與夫子所言相合故曰吾能徵之吾能徵者自信之辭也

禘自既灌而往節

禘宗廟時祭之名祭義云春禘秋嘗本是王者之禮義見下魯僭而用之也灌與祼通六書之諧聲將迎牲酌鬱鬯灌於地以求神也○禘祭之禮既灌升歌清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明堂位祭統此天子之歌舞也既灌而往此僭乃著孔子不欲觀也

孔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邢云鄭玄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邢云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邢云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駁曰非也禘者帝祭也字從帝其祭亞於郊天故周定王之言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見周語觀射父之言曰郊禘之牲不過繭栗見楚語又曰禘郊之事自射其牲亦楚語其祭之極隆可知然周禮六篇都無禘字惟五帝之祭散見六官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兆五帝於四郊兆者壇域也天官冢宰祀五帝則掌百官

之誓戒又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春官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涖誓百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鄭玄之注然以五帝爲五方天帝靈威仰赤熛怒誣罔怪誕無所不至然其祭有尸故小司寇云祀五帝則沃尸靈威仰赤熛怒既非人鬼法當無尸五帝之爲羲農軒譽之等無疑矣周定王楚射父每以禘郊之事雙舉並稱而其在周禮惟五帝之祭其儀物如郊則此眞先王之所謂禘者而二千年來無有一人指此爲禘者又凡祭帝曰禘故王者報

本之祭亦名爲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記亦云）魯展禽之言曰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祭法亦云）此乃報本之禘而五帝之禘祭之於郊壇報本之禘祭之於祖廟此其異也魯自僖公之時忽然郊天而祭嚳春秋僖三十一年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此郊天之始也魯頌曰莊公之子龍旂承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此禘嚳之始也（見余詩說）（春秋說）禘之爲祭文物最盛旣己禘嚳又以是禮冒之於周公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祭周公于太廟僖八年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秋七月）宣八年曰有事于大廟

萬入去籥惟禘有樂故知爲禘○夏六月此皆周公之禘也既禘周公

又以是禮冒之於羣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春二月昭二

十五年禘于襄公秋也見左傳定八年禘于僖公冬十月此皆

羣公之禘也於是四時正祭改祠爲禘郊特牲云春禘

而秋嘗祭義同王制云春曰礿夏曰禘祭統同又曰諸侯礿

則不禘禘則不嘗此乃禘祭沿革之大槩也然且宗廟

之禘厥有兩樣一是祫禘一是犆禘祫禘者以羣公之

主合祭于太廟犆禘者各於其廟只祭一公其法如斯

而已乃二京儒者羣起交喧有以祫禘一禮分爲二祭

有以諦視昭穆爲禘宗旨或云五年一禘原有定期春秋

說或云三年喪畢卽行諦視其爲諦視之說者誤以閔
二年吉禘于莊公（夏五月）及襄十六年晉君未禘祀二文
爲之證驗然吉禘行之於莊公之宮則諦視昭穆已屬
荒唐（不行于太廟）晉侯是時未及練祭則所謂禘祀非指吉
祭（非所謂喪畢之吉祭）孔注所云豈不孟浪若論僖閔逆祀之事
則孔子周流四方未嘗在魯至定八年始爲司寇自此
數年頗得當陽其周旋郊廟之間惟在此時而定八年
閔僖之位次已正（陽虎之所爲）子先父食已屬先天既灌迎
尸閔公在先孔子之不欲觀豈爲是也孔說非矣○然
則孔子之不欲觀何哉禘之既灌將迎牲矣牲既薦栗

不欲觀者一也僭將升鼎矣鼎又全烝不欲觀者二也
僭饗之以樂祭義云禘有樂而嘗無樂升歌清廟見祭統其詩曰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不欲觀者三也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見祭統不欲觀者四也僭襄十年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其餘儀節今不
可攷要之不王不禘則其僭可知僖閔逆祀何與於是
哉○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文此指
禘嚳而言禘嚳之僭不待旣灌而顯論語所言即指春
秋諸禘即太廟羣公之禘非他禘也

趙伯循曰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祖而周公配
之○案此說雖好無經據也凡禘祭之說詳見余春秋

考徵今不贅

灌之爲禮在迎尸之前則祭之始也魯之君臣雖無誠意未必甫灌而即懈且懈怠之人無祭不懈則不必禘之既灌其懈特甚孔子之不欲觀恐不在是也

或問禘之說

禘者帝祭也（義見上）一變而爲太廟之禘再變而爲羣公之禘遂爲四時常祀之名魯之僭也滋甚夫子之所不敢言故荅曰不知○五帝皆神聖大德克配上帝故禘之於郊壇（周禮祭五帝）嚳亦以配天之故禘之於祖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易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彖）觀之知禘之說

者能神道設教故天下易治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節
與猶助也與祭謂助祭於家廟也義見下孔子非適子未嘗
主祭故曰与祭
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不致肅敬
其心与不祭同○駁曰非也孔子字曰仲尼明非伯子
古者助祭謂之與祭故禮曰射中者得与於祭不中者
不得與於祭射義文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
曰天子諸侯之喪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与祭
曾子問曰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子曰緦不祭又何助

於人是則自祭曰主祭助祭曰与祭其文不同今乃曰孔子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謬矣

與其媚於奧節

奧室西南隅爾雅云主婦之所在也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竈爨突說文云爨女之所在也又老婦之神謂之奧見禮器鄭玄讀之爲爨非也夏月之祀謂之竈見月令鄙諺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者外借祭神之名以喻飲食之權在於爨女而不在主婦寧媚下而得食也

五祀者五行之神也據春秋傳蔡墨之言曰五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重

爲之火正曰祝融黎爲之金正曰蓐收該爲之水正曰
玄冥修及熙爲之土正曰后土句龍爲之昭二十九年古之
五祀本無門竈中霤之名祭法月令不知所本周禮大
宗伯以社稷五祀列于地示則天子亦五祀而已曲禮
五祀自天子達大夫本無差等雖士亦然故士喪禮行
禱于五祀既夕文誠以五行之神祭則全祭不可闕一乃
祭法別爲層級曰王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
二祀庶人一祀此明是秦末俗儒之所說則竈本非五
祀之神特閭巷鄙俚之俗或祭竈神故孔子之時有此
鄙諺也然竈神無祭奧之理雖祭於奧竟是竈神則引

黼文純果豈有文哉然則周之文正是文質兩備郁然以美者也今之儒者開口便稱周代文勝有若夏商渾厚之氣周公爲之斲雕椓喪靡文末節紛然以興不勝其弊者然苟如是也周公爲傷俗敗風剝仁害義以誤世教之入而可說乎孔子以周禮爲百世不易之良法故其荅子張之問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謂傳之百世而無弊也至於此章明明自說通執三代吾從周其一毫無憾可知豈得以文勝而病之乎秦漢以降質既先亡文亦隨滅文之既滅質遂難復遂至二千年長夜天不旻曙而猶以文勝爲戒不亦謬乎夫子答顏淵之問並言四

代者非欲損周之文也說見彼章

子入大廟節

周公廟所行儀節皆天子之禮孔子不問而行之是以爲當然也故每事問諸宗祝而後行之

孔曰雖知之當復問愼之至也○駁曰非也春秋繁露曰孔子入大廟每事問愼之至也郊事對篇此漢儒原義然聖人平生所學不出禮樂若一入宗廟每事皆問學將焉用每事問者其心以爲諸侯之廟當用諸侯之禮我所知者諸侯之禮而已若夫天子之禮吾所不知我曷其不于宗祝問而行之故聞或人之譏答之曰禮也苟爲

不然室事在室堂事在堂何問之有孔子答衛靈公之問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羣廟無此問也太一字空究）孔子始仕爲委吏爲乘田季三十五而適齊既踰五十始爲中都宰爲司空司寇其入太廟當在五十之後稱曰鄹人之子非以季少而輕之也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當時狎戲之辭蓋有此例

射不主皮節

射謂禮射也賓射燕射是也（見鄉射禮注）射皮鵠也主皮謂以中鵠爲主也考工記梓人有三侯一曰皮侯周禮司裘云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者是也（各以其皮飾其側）二曰采侯鄭注云五采相次以畫雲氣者是也（畫其飾）三曰獸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諸侯麋侯（皆畫之）大夫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者是也（鄭云君畫一臣畫二陽陰之數也）乃其所用則皮侯以作功（記云以功）春采侯以禮賓（記云國屬）遠獸侯以息燕（鄭云息老物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此其別也三侯之中惟皮侯棲鵠他侯勿之故考工記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梓人文）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明皮侯則設鵠也其設鵠之法旣以其皮飾其側又以其皮當中棲鵠（見賈疏）三分其侯鵠居一焉（考工）

記　功射主皮貴中鵠也燕射不主皮故侯不設鵠也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案和者其節比於樂也容者其容體比於禮也射義參看和容者二者兼也此賓射燕射之所用也主皮者主於中鵠功射之所用也惟興舞未詳鄭注紕繆非經旨也鄉大夫之勸射於衆庶也五射皆詢與儀禮之鄉射禮不同所以有主皮也

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案大射用皮侯亦設鵠鄭乃云大射不主皮一誤也賓射燕射未嘗不貴中特侯不設鵠故中侯則止鄭乃

云不以中爲鵠二誤也天下無單縣獸皮可以發射者
鄭乃云張獸皮而射之三誤也朱子云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

馬曰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
善亦兼取和容也○駁曰非也以皮爲侯而不以中皮
爲善則是不貴中也天下有以射爲名而不貴中者乎
鄉大夫之職明有主皮之法馬乃曰天下之射都不主
皮可乎射者禮射也主皮者主鵠也

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
王應麟云五峯謂此說是○駁曰非也地官均人云力政以歲上下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凶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馬所云
者此也然爲力二字可成文乎朱子曰爲去聲
樂記所謂貫革之射謂穿札也古者鎧甲用犀兕之革穿
札則貫革也且獸侯采侯本無棲鵠惟皮侯有鵠然連
毛用之不棲以革不可曰貫革也中皮穿皮均是主皮
不可曰不主皮也凡有力者善射善射則中鵠豈必穿
貫而後方可謂之力乎目力耳力孟子亦謂之力

子貢欲去餼羊節

告朔謂天子之使來告正朔也周禮太史須告朔于邦國
見春官餼羊禮賓之牲也見聘禮周襄大史不復至有司猶

為其羊故欲去之

鄭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周禮司尊彝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羊○

案告朔餼羊千古之冤案也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惟一文公偶一有疾四不視朔而遂謂宣成以下都不視朔集天下之大惡冒一邦之君臣謂上慢天子之命下廢生民之事如其失實顧非千古之大冤乎今計自文公十六季下逮獲麟其間百三十年使百三十年之間一不視朔而獨於文公書之曰四不視朔則文公冤矣若云或斷或續其視無恆則子貢又焉敢徑去其羊以逢君之惡乎原

夫視朔之禮厥有三節一曰告朔以天子所頒之告朔告于祖考而頒于百官者是也二曰朝享告朔旣訖以少牢之薦祭于祖禰者是也三曰視朔朝享旣訖國君皮弁以聽朔事於太廟之中是也三者之中告朔可廢朝享視朔不可廢也朝享廢則祖考不能月祭節文下同庶人視朔廢則百官無所稟命衆務隨而瘝曠審如是也其國不能延朞月顧至百三十年晏然無事乎故經曰夏五月四不視朔明視朔雖闕而告朔朝享大夫攝行也疏亦云 明六月以後還復視朔至于末年禮事無闕也經所不言公然斷之曰魯自文公以後不復視朔

可乎若如鄭說當云夏五月始不視朔豈僅書之曰四
不視朔而已乎然且告朔之羊即朝享之羊朝享告朔
不應有兩羊謂羊不用則是並朝享而廢之也今斗祿
末官皆能祭朔堂堂千乘之國郊天禘祖文物赫然而
百三十年廢其朔祭有是理乎且吾問之祭儀之謂之
餼羊見於何經鄭註三禮註曾論無遇餼字輒云牲生
曰餼夫所謂牲生曰餼是爾雅之攸訓乎抑杜林許愼
之所說乎吾斯之未見也聘禮云飪一牢腥二牢餼二
牢於此註之曰牲生曰餼可矣除此以外九流百家凡
言餼者安得悉謂之生牲乎余觀古經凡以食物禮賓

者謂之餼聘禮聘義司儀掌客其文歷然可按而知單

襄公適陳膳宰不致餼見周語子干奔晉叔向與百人之

餼見左傳皇武子謂秦人曰餼牽竭矣僖末年子服景伯謂

子貢曰諸侯之會地主歸餼桓六年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桓十四年會

于曹曹人致餼饋賓之謂之餼如是也饋賓之外又有三餼一

曰犒餼二曰祿餼三曰賙餼鄭太子大敗戎師則齊人

餽之餼見左傳晉出公歸自廩丘則臧石餼之牛哀廿四若

是者犒餼也中庸曰餼廩稱事以勸百工管子曰承吏

攝官多無田餼若是者祿餼也禮曰鰥寡孤獨皆有常

餼王制文春秋傳曰晉又饑秦伯餼之粟僖十五○又襄廿九年云鄭子

皮餼國人粟若是者賄餼也又詩云哀此鰥寡鄭箋云欲令賄餼詩云散無友紀鄭箋云賄餼不足豈必生牲為餼乎三餼之外又有一餼聘禮禾粟芻藁皆入餼中此所謂馬餼也國語稱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馬餼不過稂莠是又以飼馬之物名之謂餼也古者不問粟肉凡不飪之物以饋賓者謂之餼及其久也凡供給之物皆謂之餼故外傳曰膳宰致餐廩人歸餼遂至飼馬之物亦名為餼餼之名物本自如此而鄭君偏執生牲遂以祭犧名曰餼羊歷觀九經有以郊廟社稷山川一應祭祀之物名之曰餼者乎斷無是也何則祖考不可賓也鬼神不可犒也肅敬之地不可賄也

然則告朔餼羊竟是何物余謂餼羊者餼賓之羊也春官大史頒告朔于邦國方其頒之也歷聘諸國庸不以賓禮餼之乎子貢之時周道益衰王之太史不復頒告朔于列國而有司之臣猶掌大史之餼羊監其字牧費其芻豢此子貢所以欲去其羊也嗟乎天子之頒告朔其來遠矣堯典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東作西成南訛朔易皆天子之命令也及夏之時猶有此法今所傳夏小正即其遺也大戴禮用兵篇云夏桀商紂歷失制攝提失方不告朔於諸侯下逮亾秦猶作月令一篇以詔天下皆頒告朔之舊典也文公之時其法不廢故閏月之不告朔孔子書之春

秋至其末也王賓不至餼羊無用若遂去羊王跡永熄此孔子所以感慨也鄭說其當於理乎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關雎樂而不淫節

關雎謂關雎之三也義見下琴瑟鍾鼓不忘其敬即樂而不淫也陟高乘羸不永傷懷即哀而不傷也○案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襄四年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鳴之三若是者三篇之詩並冡首篇之題此古人稱詩之法例關雎云者關雎為首而葛覃卷耳包在其中關雎樂而不淫葛覃勤而不怨延陵季子語卷耳哀而不傷合季子

孔子之言而觀之則其義瞭然卷耳之詩曰維以不永懷維以不永傷非所謂哀而不傷乎

哀公問社節

何休曰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文二年公羊傳注）○爾雅翼徐巡說曰栗至鑄發之時將墮不墮有戰慄之象○駁曰非也六書之家原有諧聲一法古人名物多用此義孔子曰仁者人也又曰政者正也宰我之以栗爲戰栗亦諧聲之法也然栗之爲果堅密如玉故人之堅密者謂之栗虞書之寬而栗

是也敬謹則其心齊東故謂之齊栗齊栗之過謂之戰栗此六書假借之法也何休之說濫觴於宰我而漢儒說經有云桐者同也竹者蹙也喪杖義桑者喪也穿鑿傅會無所不至皆曲學也

周禮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樹之以主田祖之神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云若松柏栗也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鄭云以松爲社者名松社之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賈曰樹之田主者謂籍田之內依樹木而爲田主○案社稷之神本是地示大宗伯后土后稷是也地示之祭配以先聖句龍周棄

是也所謂田主者於地示先聖之外別樹一木以主田祖之神蓋邃古之初其俗如此而聖人因循未去也周禮媒氏云陰訟聽于勝國之社故先儒謂召伯聽訟于甘棠之社而後世之櫟社（見莊子）枌榆（見漢書）皆古俗之流傳者

白虎通引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考異】邢曰張禹包咸周氏本皆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以為宗廟主（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或謂用其木以為社主〇偘曰鄭注論語為問主〇陸德明曰社鄭本作主

云主田主謂社〇文二年左傳孔疏引論語云哀公問主於宰我〇伊川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〇王應麟云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包周等並爲廟主今本作問社〇毛曰齊論以社作主而社主用石不用木社壇暴露無廟藏木故用石主唐時議主制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皆如此〇案安昌侯張禹本齊論之學也齊論本誤不足述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節

【引證】戰國策曰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悅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

子罕釋相爲司空司空主營築者左傳子罕親執扑扶民以行築民非子罕而

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

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彪曰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娶女也非

自傷于民也〇毛曰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

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

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扑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

市女閭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蓋君非則一而

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

引證漢書禮樂志云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

舞庭史記云管氏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〇食貨志云在陪臣而娶三

歸○公孫弘傳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案此諸文三
歸之爲娶三姓審矣
考異 劉向說苑曰桓公立仲父大夫曰管仲之知可與謀
天下其強可与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
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
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
臺以自傷於民善說篇 大明一統志云山東兗州府三歸
臺在東阿縣西二里世傳以爲管仲所築○毛曰劉向
見戰國策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上
不立娶字遂疑爲一類而溷齊于朱溷仲于宰溷娶女

于築臺耳公然改家宇爲臺宇說苑云管仲築臺以自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則正襲國策非自傷於民語或謂三歸臺亦是因三娶而築臺以名之古凡娶女多築臺如詩衛宣公築新臺娶齊女左傳魯莊公築臺臨黨氏娶孟任類然管氏築臺終無據不可爲訓○案桓公之於管仲能保全終始至死不渝若如說苑之說則是立仲父之初桓公疑管仲而奪之權也其言不足述也

佩曰今雖三國故應一姓謂大國爲適小國爲媵而必同姓然後乃可媵○駁曰非也衛莊公娶於齊爲莊姜又娶於陳曰戴嬀厲嬀見左傳莊姜來時齊女二媵同來戴嬀來時陳女二媵同來

其一即屬偏其一姓不見史冊然適妾之非一姓此己驗矣

魯之臧宣叔以姪為繼室大夫固有媵矣

引證 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鄭玄曰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節

孔曰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駁曰非也其言似謟又其言不驗孔子竟不能得位又其言鄙而不雅不若朱子之新說也將語

辭鄭風云將叔無狃天將以者揣度天心之辭不必以前頭之
事謂之將也輔氏陳氏猶守舊說不亦謬乎陳氏云後說与喪字
及天下之無道不甚相應○按天下無道故天使夫子明道也何謂不應○又按古者失位
去國純用喪禮故曲禮曰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
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
不祭食三月而復服孟子所謂三月無君則弔以是也
秦繆公謂重耳曰喪亦不可久舅犯曰喪人無以爲寶
重耳曰身喪父死禮曰喪不慮居已上檀弓文何患乎喪亦
謂失位而去國也

子謂韶盡美矣節

善讀之如善世善俗之善易曰善世而不伐又曰居賢德善俗美謂始事華盛也易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善謂後事究好也孟子云善其後舜紹堯而接禹始終無缺故其樂盡美而盡善善其後武王得天下七年而崩殷頑未服禮樂未興故其樂盡美而未盡善樂象成者也故韶九成而武六成此所謂未盡善也孔曰舜聖德受禪故盡善武王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邢云以臣伐君雖曰應天順人不若揖讓而受故未盡善○駁曰非也若如孔說是讀之爲善惡之善也夫善與惡對未盡善則歸於惡而己善之与惡如陰陽黑白非陽則陰非白則黑陰陽之間無非陰非陽之物黑白之間無非白非黑之色旣未

盡善明有一分惡根未及盡去者也有𤮬焉全體皆好惟一孔有漏終是破𤮬有人焉全體皆好惟一惡未去終是惡人此善惡剖判之法也况湯武之事不是小節善則爲大善惡則爲大惡居大善而帶小惡無是理也若帶小惡明非聖人若非聖人必歸大惡烏可模糊言之不惟武王爲然起此事者文王也成此業者周公也若云武王有未盡善此罪此案武王無獨當之理並文王周公皆未盡善一家三聖皆蒙大名非細故也孔子於文王周公必無絲毫不滿凡童之所知也旣於文王周公心服其聖獨於武王常有一膜武王不寃乎左傳

稱季子觀樂（襄二十九年）見舞韶濩者曰惟有慙德（謂湯樂）先儒執此一語遂謂湯武之事原可訾議梅仲眞作仲虺之誥儀稱猶有慙德然季札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有裦而無貶何季子美武而刺湯乎左氏浮夸正謂此類總之孔子論樂未嘗論人論韶武未嘗論舜武善与未善亦惟聲容是許耳功多者其樂九成若九淵九韶之類是也功未多者其樂六成若六英大武之類是也孔子謂未盡善非以是乎

顧炎武曰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孟子）此文之猶有憾

也天下未寧而崩史記封禪書此武之未盡善也記曰樂者象成者也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秊討其君而賔龜之命曰有大艱于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靜視舜之從欲以治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也非人力之所能爲矣劉汝佳曰揖讓征誅自是聖人所遇使舜當武之時亦須征伐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性之反之自其從入之異反其成功一也人而天反而性矣以是而論樂之優劣其与以追蠡者何異哉 ○樂顧說精確

里句仁爲美節

里者人所居也刑法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人所居惟仁爲美孟子所謂仁者人之安宅也擇所居而不處仁何得爲智鄭曰里者仁之所居邢云仁者之所居處謂之里仁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邢說同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〇案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君子之道修其在我無適不行若必仁者之里是擇是居則不責己而先責人非教也此經之

義宜遵孟子荀子

引證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趙岐云里居也）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案若如鄭說則孟子方論擇術之理忽引孔子擇里之言不亦齟齬乎孟子直以仁爲安宅不以仁里爲安宅則鄭說之非斯已明矣

引證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楊倞曰虛讀爲居聲之誤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大略篇）○案仁可

居故曰有里義可由故曰有門仁非其里謂不仁也義非其門謂不義也荀子讀論語亦里爲句仁爲美爲句

引證張衡思玄賦曰匪仁里其焉宅兮注云里宅皆居也非義跡其焉追又張衡西京賦云秦里其朔辥綜注云里居也○毛萇鄭風傳云里居也將仲子○程伯子云里居也擇仁而處之爲美見二程全書○胡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王應麟云石林云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當以古文爲正蘇紫溪云直以孟子注疏爲解謂擇自處之道不以仁自居是不知有心術之所安處也○案里一字爲句其義方悉若云居仁爲美則其下句亦當曰擇不里仁何必變之曰處仁乎里字之義漢儒從來

誤解訓之爲居○又按擇字有精神若以擇爲宅則孟子何得引之爲擇術之證亦非也○又按古者居民之官謂之司里亦稱里人故周語云司里授館魯語云惠伯以命於司里又曰惟里人之所命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節

富貴人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處之則弗處也道謂其所以致之者合於義理之正貧賤人所惡也然不以其道得去之則弗去也得者成事之意去貧賤亦成事也

何曰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駁曰非也苟如

是也君子終無去貧賤之日矣一得貧賤惟以不去爲法道與非道掉頭不問豈君子時中之義乎唯不以其道得去之則不去之而已

王充曰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節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今去之安得言得乎得富貴乃去貧賤也修身行道仕得爵禄則去貧賤矣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謂不以其道論衡問孔篇○駁曰非也其意盖云得富貴則貧賤自去遂以兩得字皆作得富貴之意其言勝於集解然文例

終不整齊未敢從也得者成事之意不必有所獲而後謂之得居位曰得居其位去疾曰得去其疾宜如是看

引證漢書五宗世家云河間獻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後漢書吳漢傳云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又伏湛傳云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聘禮飧不致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草次疏云客始至則致之故言草次○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杜注云遇者草次之期若道路相逢遇也疏云草次猶造次皆迫促不暇之意○張說陳則天幸三陽宮表云排斥居人蓬廬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案草次雖倉卒之義其名本起於茇舍故張說亦以草次蓬廬爲聯珠語造次

亦然

我未見好仁者節

上下二節凡言我未見者三然末語之我未見遙應首句之我未見非應中央之我未見也力不足者孔子以理推之而知其必無又何以疑其有乎疑其有者疑有好仁者疑有惡不仁者疑有一日用其力於仁者而已

保曰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純云加陵也○駁曰非也通章皆自修之戒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豈自修之工乎觀於其爲仁矣四字其爲自修明矣○朱子曰如好

好色如惡惡臭皆己身上事皆誠意之工非言好他人之仁

惡他人之不仁也

引證坊記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案此文則好仁惡不仁皆自修之工假說非也

無適也無莫也節

邢曰適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相親○駁曰非也春秋傳曰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僖五年衛風云誰適爲容小雅云誰適與謀適也者專主也邶風云德音莫違魯頌曰莫我敢承莫者不可也周禮云

小宰比官府之具注云校次之大射儀曰遂比三耦注云比校也○學記云比物醜類注云相比方比者校也君子於天下之萬事萬物無必焉無勿焉惟義是校中於義則行之違於義則止之此所謂時中之義也

范甯云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与人無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韓曰無適無可也無莫無不可也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爾○駁曰非也韓說是矣比字又誤解

考異 陸德明云鄭本適作敵莫音慕言無所貪慕也○案敵適形聲之誤也

引證 後漢書劉梁著和同論云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

君子之于天下無適無莫○李燮傳燮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穎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毛曰適者厚也親也莫者薄也漠然也比者密也和也漢魏解經先後一轍○案漢魏解經或云親疎或云貪慕三枝五極靡所歸一何以謂之一轍

吾道一以貫之節

道人道也謂之吾道者身任之也一者恕也貫穿也說文毌象穿物易曰貫魚左傳曰貫盈行恕以忠故孔子單言恕而曾子連言忠恕也周禮疏云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大司徒六德之疏蓋中

心事人謂之忠（爲人謀忠事君忠）忖他心如我心謂之恕也（說文長箋云如心爲恕）唯應也○吾道不外乎人倫凡所以處人倫者若五教九經以至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行之以一恕字如以一縄貫千百之錢此之謂一貫也

邢曰貫統忠謂盡中心也恕謂忖己度物也言夫子之道唯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云而已矣○案此疏正得本旨不可易也

【引證】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案終身行之則凡事親事君處兄弟与朋友牧民使衆一應人与人之相接者一以

是一恕字行之也此非一貫而何一貫之義曾子自注甚明無他義也

引證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案夫子本云一以貫之而曾子乃言忠恕二字故學者疑二之非一然中庸既云忠恕違道不遠而及其釋義仍是一恕字而已則忠恕即恕本不必分而二之一以貫之者恕也所以行恕者忠也

引證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案此一貫亦恕也義詳彼章

所習

此章非傳道之訣儒家無傳道法也然執一恕字以臨論語中庸孟子其千言萬語無非一恕字之觧夫子之道眞是一恕字而已今不能悉數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也然忠恕非對待之物恕爲之本而所以行之者忠也以人事人而後有忠之名獨我無忠雖欲先自盡己無以著手今人皆認吾道爲先忠而後恕失之遠矣方其忠時恕已久矣

君子喻於義節

陸象山曰人之所喻由其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

斯喻於利矣○駁曰非也喻而後志立志立而後習孰
象山乃云志在先而喻在後其義非也昔朱子與象山
於鵝湖書院講此經四座爲之流淨惜乎其未與於此
席也有二人於此其義利之未喻也天然同類人也一
日其一人犁然有契于心曰人之生也義而已是一簞
食烏足以害吾義也今日辭一簞明日行一善駸駸然
喻於義而孳孳然進乎善彌進彌喩洞見天命確乎其
不可動於是乎君子也其一人犁然有契于心曰人之
生也利而已是一簞食亦足以輔吾利也今日取一簞
明日行一惡駸駸然喻於利而孳孳然進乎惡彌進彌

喻塾溺人欲確乎其不可動於是乎小人也其始也蓋毫釐之差耳及其至也一天一壤相距萬里此舜而彼蹠此人而彼獸赫然異類也余嘗見喻於利者矣其於財產利害絲分縷析細入秋毫其中有精義妙旨不可言傳確有所守不可搖撼周孔誨之而攵仲儀衍說之而孰睡擧天下之盛德至善而不足以易吾之一錢彼見長貧賤好語仁義者方且竊竊然笑其愚而何舜蹠人獸之足懼乎是所謂喻於利者也於是道心亡而人心爲之主大體梏而小體爲之㕵此喻於利之效也顧不當早辨之乎

事父母幾諫節

幾諫者不敢直諫但以微意諷之使喻也見讀作現露也示也微示己志之不從親命且須恭敬不違親命以俟其自悟也如是則勞矣雖勞不怨

包曰見父母微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駁曰非也一諫不從遂順親命陷親於惡安在其諫也孔子之意蓋云一邊微示己志之不從一邊姑且順命而不違庶幾父母察己之志犁然覺悟自止其事也其宛轉委曲之誠恭順惻怛之情都在於此二句此二句即幾諫之法也若如包氏之說見

父母之志不從我諫遂卽奉承任其作過則是撰親之志而逢親之惡也天下有如是諫法乎一邊不從一邊不違此是極勞苦處極宛轉也如是而有不悟之父母乎聖哉幾諫之法也祭義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引證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案包說之謬於此可驗

引證 坊記子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案從命卽又敬不違也微諫卽示志不從也荀子引

書曰從命而不咈微諫而不倦亦此義也○又案萬章之言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祭義作懼而無怨亦古經文曲禮云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予謂公冶長節

邢曰舊說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不經今不取也偘云別有一書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界上聞鳥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反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得其兒告村司因錄冶長付獄主曰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在獄十六日冶長曰雀鳴嘖嘖唶唶白蓮水邊有車反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主遣人往看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駁曰非也苟如此說豈得云非其罪乎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

默言今不知何法蔡邕傳云柏醫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牛鳴左傳云介葛盧聞牛鳴知三犢皆犧唐有白龜年者能解禽語異聞錄云龜年以書授李白總是異術不合正理雖不殺人以此速獄惡得云非其罪也家語云公冶長爲人能忍恥亦以其係獄得活而言之非有實據也家語者僞書

邢曰史記云南宮适字子容鄭注檀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屬說與何忌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貜生南宮縚是也然則名縚名适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毛曰容与縚似一人家語以三復

白圭為南宮縚之行而檀弓以縚妻為孔子兄女為之誨髽若南宮适不知何人孔氏誤認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即敬叔此是安註敬叔本公族即曾受信子命与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又曰邦有道不廢二句便非敬叔無論敬叔是大夫即不然亦當以國倅作大夫之貳此見有成法非廢不廢可虛揣也○案縚閱适當是三人詳下篇憲問篇

侃曰昔謂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有已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時乃得有知而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為劣也政是其年相稱而嫁事非

一時耳則可無意其間也

子謂子賤節

説苑政理篇云孔子兄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賤偕仕孔子過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亡者三与下子賤所對相反孔子不悦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家語子路初見篇亦有是語○案孔子卒時子賤之年不過二十餘歳胡氏云此説未可信

曰賜也何如節

瑚璉宗廟黍稷之器夏曰璉殷曰瑚周曰簠簋詳見明堂位竹器飾以玉也朱子云子貢學貫三代故許之以夏商之古器

包曰夏曰瑚殷曰璉邢云明堂位夏璉殷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侃曰今云夏瑚殷璉誤也欒肇曰未詳○案此相沿之誤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曰瑚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遂命駕而行

孔子以子貢擬於顏子問其孰愈則其期許大矣不應復以一偏之器貶之孔子謂管仲之器小未必以管仲爲

一偏之器而又嫌其小也子貢學貫三代故許以夏商之器君子不器自是一義恐不必與此經牽連言之也

雍也仁而不佞節

仁者人倫至善之名然我欲仁斯仁至矣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豈高遠之行哉特弟子受學見在膝前不必輕許以至善之名故每云不知若云仁道至大非顏子不能至則恐非本旨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節

子路聞之者時不在坐追聞之也喜者喜其知己義見下○

材財通孟子云有達財者財裁通泰卦云財成天地之道取材謂裁度事

理之當否也孔子知子路喜乃明言所以獨許子路之意曰桴可以濟小水不可以涉大海凡裁度事理者必不從我獨由也好勇過我又過事直前無所裁度故我特許由從行非謂門人之中惟由獨賢也下節特自解其本意非先揚而後抑之也

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駁曰非也先儒筆頭子路爲癡騃不曉事之入直令覽者愚弄侮笑若狂夫然此大蔽也孔子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其在我邦卽戶曹判書兼宣惠提調者也

其綜覈事務必細入秋毫豈後世章句腐儒所可侮弄者乎夫乘桴浮海尺童且知其不可乃謂子路不解微言實欲從行豈不遠於情乎孔子之意若曰乘一片之桴涉萬里之海此是危險必死之地然苟以行道之故吾將獨行則由也必從之一則許子路心熱於行道一則知子路舍命以從師一聖一賢意氣相許千載之下尚令人感激子路安得不喜喜者喜其知己者（知有行道之誠）（知有翼聖之誠）不解微言喜其從行有是理乎此唯不辨菽麥不知痛癢者然矣豈洎千乘之賦者所應然者乎鄭玄桴材之說戲慢無理不足述也

孔曰喜與己倶行○駁曰非也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與彼義見此經語意與宰我之言相類蓋曰子路雖告之曰乘桴浮海可以行道必將從之也子路非凡童喜与倶行有是理乎

邢曰中國既不能行道即欲渡海而居九夷庶幾能行道也○駁曰非也苟如是也當云乘舟浮海何以曰乘桴乎乘桴云者明危險必死之地子路亦從也子路之心急欲行道又於夫子雖水火塗炭誓不相捨孔子一言剔出子路一片肝膽昭示衆人此子路所以感激和己而喜不自勝也子路之喜何可譏乎下節亦非譏子路

者乃上節之釋義也唯其好勇過我又能遇事直前無所裁度故我許其從行云耳

由也千乘之國節

賦周禮所謂以九賦斂財賄者也冢宰文也若邦中四郊關市山澤幣餘之類鄭云口率出泉也又田賦出兵襄八年左傳云悉索敝賦邑公邑也如中都武城之類家卿大夫之家其田賦出車百乘者也邑宰家宰皆主制之名

女与回也孰愈節

【引證】論衡問孔篇云子曰弗如也吾與女俱不如也」後漢書曹操祭橋玄文曰仲尼稱不如顏淵注云孔子謂子貢曰吾与

女俱不如也○案王應麟考異亦載是說又見琅琊代醉篇

引證 世說注引鄭玄別傳曰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二季長謂子幹曰吾与汝皆弗如也○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曹公下令曰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女俱不如也○案家語孔子謂顏子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在厄篇亦自以弗如之意也

或曰十己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遠也如曰卽見始見終則祗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清儒說也失姓名

宰予晝寢節

邢云晝日寢寐也○駁曰非也寢之訓寐古無可據小雅云乃寢乃興寢興寐寤各爲一對不可混也孔子寢不言若寢是寐則雖非孔子未有能言者僖二年公羊傳云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非一事不旣明乎禽獸之臥亦得云寢詩云或寢或訛儀禮云寢左寢右皆謂臥也邢疏必訓之爲寐者臥輕而寐重故欲重其咎以受其責然疲困至極當晝暫眠猶之可也若無故偃臥其咎彌重矣

韓曰晝當爲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

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駁曰非也古人質朴於
宮室有塗而無畫書云塗丹雘春秋云丹桓宮楹何嘗
云畫畫之爲字本是假借周禮典絲有黼畫之文儀禮
鄉射有畫侯之法然宮室丹青未嘗言畫其義非也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宰予晝寢夫子譏之寢者寢室也蓋
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宰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
子譏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
案禮云君子不晝夜居於內夜居於外問其疾可也晝
居於內弔之可也王楙之說蓋據是也然孔子宰我不
與同室雖晝居於內孔子無以知之況宰予方從學孔

予安得恒居內室若以時出入者又非深罪呂氏春秋任數篇有

晝寢之文亦王楙之所據也

棖也欲焉得剛節

邢曰鄭云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王應麟云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庭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名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

禮殿圖有申棠無申棖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節

加猶施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孟子云擧斯心加諸彼我對彼之稱吾自稱也莊子云吾喪我子貢所言者恕也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故孔子曰君子之道四某未能一焉見中庸道之難成在此子貢或易言之故夫子抑之

仁者人倫之成德恕者所以成仁之方法不是已熟爲仁未熟爲恕如筍之爲竹菡萏之爲芙蕖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与此經所言毫髮不差分作兩層恐未必然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節

孔圉惡人惡人得美謚故問之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舉謚法而答之言無可執其實譏之也

蘇曰孔文子使太叔疾衞公子出其妻而妻之孔文子以其女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左傳云仲尼止之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公子遺室孔姞使娶其兄妻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哀十一年左傳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駁曰非也使孔圉眞能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子貢亦同時之人何疑於謚文乎必其人

大惡彰著百無可取故問之曰何以謂之何以謂之者
明人與謚不合也東坡謂不沒其善何其迂矣
子謂子產節
吳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三不仁三
不知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
子之道四焉是也○駁曰非也數其事而責之管仲之
三歸反坫則餘善尚多也數其事而稱之如王孫賈治
軍旅祝鮀治宗廟則餘惡尚多也今臧文仲以不仁不
知其目至六餘無足觀也鄭子產以成己成物其目至
四此全德之入也吳棫之說其好惡豈不反常○王草

堂曰子産治政自都鄙有章上下有服廬井有伍田有
溝洫而外尚有輕晉弊焚載書愼守藏弗許請禁勿毀
鄉校爲相一季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
二年市不儲價門不夜關道不拾遺田器不歸五季士
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是其于君子之道有計數所不
盡者乃反曰臧文仲所善者多而子産翻有未至是文
仲是蔡竊位不仁不知者反當褒而子産之政治如彼
稱許又如此者乃受貶何其顚倒之甚耶

山節藻梲節

包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邢云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

長尺有二寸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居蔡僭也邢云國君之守龜臧氏居之故云僭○包曰節者栭也釋宮文刻鏤爲山釋宮云栭謂之楶郭云欂櫨侏儒柱也楶即櫨也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釋宮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邪

曰此是天子之廟飾○先言何如者疑之也疑其得知名非實也家藏大寶龜僭也廟用天子之飾亦僭也各自爲事一僭則不知禮不知禮而以知名故孔子疑之

以大夫而僭天子是不知禮也不知分也不知法也不必諂瀆鬼神乃爲不知古者聖人最重龜凡登龜作龜其禮最嚴豈皆不知乎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禮器文孔子之謂不知本以禮言

也或稱寶龜

山節藻梲非藏龜之室罪在藏龜不在龜室罪在居蔡不在藏龜蔡者大龜或稱元龜或稱守龜与小小諸龜其品迴別故禹貢稱九江納錫大龜大誥云寧王遺我大寶龜夏書曰昆命于元龜金縢云卽命于元龜（魯頌稱元龜大貝）左傳吳蹶由云寡君卜之以守龜 皆此物也古惟天子諸侯得藏此龜故禮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樂記文）又曰諸侯以龜爲寶（禮器文）又曰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禮器文）孔穎達謂卿大夫卑輕不得寶龜皆以大龜言也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龜不盈尺不得爲寶（又云元龜非四民所得居）淮南子云大蔡神龜出於溝壑（高誘云大蔡元龜也）

凡龜非蔡也若小小諸龜臣民得用之故石駘仲卒卜
其後嗣而其龜得兆(見檀弓)駟乞請子產之龜而子產弗
予(昭十九)陳無宇卜其母病奉龜而泣(襄廿八)是三人者無
不居龜而君子不以爲罪大夫卜宅而卜日(見雜記)士筮
宅而卜日(士喪禮)民之蚩蚩爾卜爾筮(見衛風)征夫之妻卜
筮偕止(小雅云)有龜而後有卜則龜者上下通用惟蔡勿
之也乃惟臧氏之家居此大蔡故左傳云臧武仲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焉賈再拜受龜(襄廿三)又云臧昭伯如晉
臧會竊其寶龜卜而有驗曰僂句不余欺(昭廿五)此是臧
氏居蔡之實案今人不知龜與蔡不同謂居蔡不足爲

罪必加山藻之飾於藏蔡之室然後乃得成獄其實單
單居蔡是大罪也然且龜蔡爲物本藏廟中不別立宮
故春官龜人凡取龜各以其物入于龜室鄭云各異室禮云
卜郊于祖廟灼龜於禰宮即尊祖親禰之意史記龜筴傳云高
廟有龜室又云置室西北隅藏內以爲神寶褚先生所補與古之祏
室左傳莊十四年疏云於廟之北壁內爲祏室以藏木主唐之陷室唐書禮樂志云掌廟者納
曾祖神主於陷室宋之龕室塔下室也祏室之形如龕故家禮謂之龕室其制總同
彼以藏主此以居龜皆穿壁方正僅容其櫝若別起一
宮以爲龜室是宗廟之外又一龜廟滅孫雖愚必無此
事古者窆曰壙室詩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鄭箋云壙室也鞘曰劒室荆軻傳云

劍長揮其室○云以珠玉飾刀劍之室春申君傳著綦之室不過如此山節藻

梲無所傳矣山節藻梲臧氏之廟飾也所謂大蔡雖亦

在此廟中所以居其祖禰不得云居蔡而山藻也

引證 明堂位云山節藻梲複壁重檐天子之廟飾也○禮

器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雜記

云管仲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

也○漢書貨殖傳序云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

○後漢書輿服志云禮制之壞諸侯陪臣皆山節藻梲

○毛曰山龍藻火皆有名洁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

夏后氏山餘或藻或火而後漢輿服志有云公自山以

下子男自藻以下皆物數限制之顯然者○案直一山
節藻梲本是天子之禮与季氏之佾舞雍徹同歸僭越
于居蔡無涉也
家語云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
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季而爲二兆○案家語者僞書
杜預左傳注云臧文仲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
器而無其位故曰虛○案杜注孔疏亦不以山藻爲龜
室然作虛器當時別有一事今不可考

令尹子文三仕節

集注曰子文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謂伐陳伐鄭滅弦圍

鄭曰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駁曰

鄭說非也鄭所謂賢行者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也見曾語

然人方以三思稱美而孔子欲以再思易之則明是貶辭不是贊辭且鄭誤矣文子不自滿足思之至三孔子恨之曰以若賢德何必三思是文子爲謙恭愼重之君子而孔子爲驕肆浮薄之俗流鄭說而可用乎季文子得三思之名特因求遭喪禮一事其餘無足稱者

季彪曰君子之行謀其始思其中慮其終然後允合事機舉無遺算是以曾子三省其身南容三復白圭夫子稱其賢耳聖人敬愼於教訓之體但當有重耳固無緣有

減損之理也時人稱季孫名過其實故孔子矯之言季孫行事多闕許其再思則可矣無緣乃至三思也見皇疏○純云孔子言文子之行謂之再思則可也蓋文子相魯事多過舉如未能經思者然故夫子僅許其再思不許三思也○案此說近是猶不合理再之三相去不遠不許其三而許其能再可乎黃氏日鈔亦有此說与李彪合

李贄曰文子相三君其卒也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重器備左氏侈然稱之黃東發曰行父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四大夫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討反爲之再如齊納賂焉又帥師城莒之諸鄆二邑以自封殖其爲妾馬金玉也多矣是則王莽之謙

恭也時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不然之則曰再斯可矣若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名封殖以肥己矣文公不得其辭乃云思至于三則私意起而反惑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吳臣勸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見李氏焚書。琅琊代醉編亦有此說○案此說眞切明確溪中經旨無遺憾矣

蔡清曰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己非謂三次思量爲三思也○案此說亦是

甯武子邦有道節

有道謂國治（有治平之道）無道謂國亂也衛自衛成公三年國亂君奔凡三年而定（僖二十八年難作僖三十年事定）自是國無大難者二十七年而成公乃卒（宣九年）邦無道指三年之間也邦有道指事定之後也○斂跡全身曰知（智足以遠害）忘身冒難曰愚（不工於謀身）甯武子於三年之間忘身冒難（事見下）是邦無道而愚也事既定武子斂跡孔達爲政卒亡其身（孔達縊而死）而武子安然無事得保首領以死是邦有道而知也有道而知亦人所難然猶可爲也無道而愚非忠愛至極者不能强作故曰其愚不可及

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邢云遇有道則顯其智謀遇無道則韜藏而佯愚〕○邢曰文四年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抃云此其愚不可及〕○駁曰非也國之無道未有甚於成公三年之難而武子此時竭慮殫智捐身舍命與佯愚韜晦者全不近似魯論左傳俱是信書燕說郢話何以解經此經之義關世道大矣詩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謂仲山甫得賢以事君〔謂知人則哲〕不失令名不陷罪惡今也全軀保妻子之臣趨時附勢杜口緘手言必稱明哲保身君危國亾莫之肯顧命之曰甯武子之愚嗚呼

武子何嘗然矣聖人之義益欲於無事之時歛跡辭權有難之時忘身殉國此時不嫌其智彼時不病其愚如是然後爲兩盡也若時平懷祿以享利國危全身以遠害則爲人君者將誰與爲國乎若夫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指下位也指賓旅也世祿宗戚之臣何得引此爲例今人所知与孔子所言全然相反欲解此經得乎惟朱子發其義耳○又案湛露形弓之事爲知禮爲知分爲知言何以謂之愚也杜預邢昺皆呑棗矣

朱子曰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　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陸稼書云僖二十五年

衛文公卒子成公立二十六年甯速盟于向武子之父甯莊子
二十八年甯武子与衛入盟于宛濮卽成公卽位之三
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三年左右而後武
子爲大夫武子未嘗事文公集注謂武子仕衛當文公
成公之時与此小異○案經文先言有道故朱子求有
道於成公之上而衛文公大布之衣務材訓農僖元年賢
主也故遂以文公當之然春秋之時大夫世卿父不卒
子不得仕禮也卽所云童子何知甯莊子之涖盟于向在衛成
公元年則武子之不能事文公明矣卽無道而愚雖有
其跡有道而知將無可指然武子則智者也武子當成

公奔楚之時執羈而從首尾三年閱歷風霜備嘗艱苦卒之保其君而歸國論其忠烈雖齊桓公之鮑叔晉文公之狐偃風斯下矣衛國之權將誰歸矣乃歸衛之初一諫夏相之祀僖三十一年自茲退讓使孔達為政文元年衛人伐晉則孔達也厥明年陳執衛人以說晉則孔達也以苟免越二年晉人以為良而歸之則孔達也文四年後十年晉衛宋同盟既而宋伐陳衛人背盟救陳則孔達也文十二越二年衛殺其大夫以說于晉則孔達也文十四由是觀之衛成公歸國之後僖三十十有八年之間文十四衛國之政孔達為之也甯武子之退讓沈晦其不在於

此時乎孔子所謂有道則知非此其實乎聖人方且以
退讓沈晦爲眞智今人乃反以退讓沈晦爲佯愚不亦
謬乎若論其無道之愚則晉之於衞必欲甘心（重耳過衞文公
不禮有五鹿乞塊之辱故重耳必欲甘心）當衞侯奔楚之時武子執羇而從
一忘身也（夏四月）衞侯之將復也武子盟國人于宛濮（恐守
國者有疑懼故將入而盟）二忘身也（夏六月）衞侯徑入（猶不信叔武）甯子先
之（爲安喩國人）三忘身也（此必死之地）冬會于溫（晉文公主會）衞侯與
元咺訟（爭殺叔武事）武子爲輔（代其君對訟）四忘身也（晉殺士榮而免武子
哀其忠也）晉執衞侯上于京師武子從行五忘身也寘諸深
室（囚成公）武子職納槖饘（救其饑）六忘身也晉侯使醫衍酖

衛侯武子貨醫而薄酖亡忘身也魯語宣參考首尾三年其

忘身護君之誠有可以泣鬼神而動天地畢竟歸衛僖三十年云魯僖公爲之請納玉於王与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又享國二十七年

豈甯武子之所夢哉方其艱難之時衛國之人莫不竊

竊然笑其愚此所謂邦無道則愚也惟其大愚也故能

成仁○若云衛成公殺弟入國一有此惡終身不可謂

之有道之邦則成公未嘗殺弟特疑弟以召禍耳叔武

之捉髮出迎非成公之所豫知則歂犬之彎弓射殺非

成公之所指揮特其兄弟之間猜疑未釋所以先期入故小

人卜其意而殺之耳枕股而哭追殺歂犬未必皆矯情

飾詐僖廿八則衛侯罪名不白又其國敗君奔非有淫虐失德而然晉文公挾睚眦之怨乃於父死子繼之後猶欲墟人之國而酖人之君其首惡大慝非晉而誰曲在於晉衛則何咎天既悔禍重耳亦卒遂使衛成公復享國二十七年雖國弱鄰强不遑於禮樂而父子兄弟之間無復禍釁其視初年之難綽乎其邦有道也又何必追錄舊惡不與其進乎杜預孔穎達並有平怨之論僖三十年疏可按而知也

金曰甯武子欠匡救之功有失諫之過蓋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自失諫文公背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

失諫己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愚爲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駁曰非也文公不禮重耳之時武子生髮未燥何以諫矣然且當時甯莊子力諫於文公其言載於晉語（其言甚長今不錄）晉侯之不殺武子未必非念此舊恩猶云不諫不亦難乎背華從楚非失計也（時惟楚可以敵晉）何以諫矣公之先期甯實先導又何諫矣不殺元咺無以入國爲人臣者將贊成之不暇而況諫乎機謀密勿知無不言方且罪之以沈默不亦冤

乎比干一條以補此章者謂孔子之言不無缺欠有足以病世道故昭揭比干一條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不知孔子之言本以甯武之忘身殉國指之爲愚而仁山不了其義遂疑孔子之言不可補救非過慮乎

斐然成章節

斐錦文貌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章織文之成數如山龍藻火之類稱七章九章者是也詩云終日七襄不成一章裁製衣也說文云孔門諸子之學譬之錦繡若章采已成特未及裁之爲衣故孔子欲歸而卒教之以成其德也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節

不念舊惡謂父子兄弟之間不念舊惡也希微也猶言希也幾

引證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不爲也述而篇○案此一問一答明是父子兄弟之間怨与不怨若然怨是用希亦豈他人之希怨乎夷齊事實惟有讓國避紂諫周三太節並無不念舊惡之確證然子貢以聵輒之事較視於夷齊以揆夫子之心則怨在骨肉不在他人明矣孟子論伯夷若浼孟子云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与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本據避紂一節形容其淸非有事實然与不念他人舊惡氣象不同

且夷齊亾人也（去國逃）交友治民一無可問又誰怨矣

微生高直節

乞隣之詞須云自用是其不直也（若云或人求之恐鄰人不應）雖以微生之直瑣瑣言辭不免小有出入識其不能盡直非深罪之也

孔曰乞鄰以應求用意委曲非爲直人（程子云所枉雖小害直爲大○范云觀於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朱子云曲意徇物掠美市恩）○案有人於此其父母疾困乞藥於我我之所無鄰則有之我與鄰好彼所不知則將乞諸隣而與之乎抑辭而却之乎轉乞以應求自亦常事仍是厚風聲罪致討恐非本意硜硜小

信君子不取微生以一言無錯自命自標孔子戲拈此
事以證其不能盡直蓋其乞鄰之時不得不詐言其自
用耳斯之謂不直

巧言令色足恭節

朱子所以疑左丘明非傳春秋之人者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朱子曰
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名明傳春秋者乃左氏耳誠以陳敬
仲之兆辭五世其昌並為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与京畢萬之筮辭公侯之子孫必復其
始明是齊魏簒國之後所作又記韓魏智伯之事豫舉
趙襄子之謚皆非孔子同時之人所能前知者自獲麟至襄子
卒已八十年矣若丘明与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既沒後七十有八年丘明猶能著書若此也此固明

㪍眞確所謂難罔以非其道者如鏞之愚不惟此事爲然凡所謂左氏之傳其釋春秋經文之義乖迕紕繆首尾矛盾違於正理倍於古禮者指不勝僂其屬喪祭之禮者畧見余春秋說其餘駢駁不暇悉辯其非先秦所作可勝言哉然傳經之外所記辭命事實率皆古奧雅馴淡中典禮又非秦末漢初所能僞爲之者竊嘗反覆而思之知左氏所作本係春秋策書未有傳文秦漢之際密付單傳其書未顯遂使公羊穀梁先立學官於是藏是書者就左氏策書之中僞補傳文欲以壓公穀而專其利如斯之際啄毀修潤不免濫觴於是齊魏韓趙

之事或為蛇足蓋以策書雖古若無春秋傳文不過与
國語戰國策同歸一類無以立官學而廢公穀故戴彼
眞策攙此僞傳庶幾狐假虎威蠅以驥行此必然之理
灼然之驗也紛紛聚訟將何為哉
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
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
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
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藝文志云左丘
明魯史也○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
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傳誼

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〇案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于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立官學光武興旋廢之若其傳授來歷十分明白豈至數百年沈屈總由眞贋相雜長短相掩以至是耳左丘明者孔子同時之人（年齒或長於孔子其云孔子弟子者未可信）作春秋策書作國語其傳春秋經文之義而插之策書之中者朙在漢初不可諱也